

Brotherly Lov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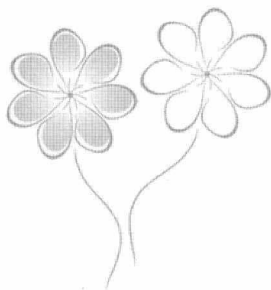
十八子墨作品



有一种爱情叫兄弟

BROTHERLY LOVE

十八子墨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一种爱情叫兄弟. 2 / 十八子墨著. —石家庄:花山
文艺出版社, 2008.3

ISBN 978-7-80755-302-1

I. 有… II. 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5157 号

有一种爱情叫兄弟. 2

作 者:	十八子墨	策 划:	张国岚
责任编辑:	张亚鹏	美术编辑:	美 慧
特约监制:	孟 祎 杨 俊	特约编辑:	罗 斐
封面设计:	荀 博	责任校对:	成 仁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邮政编码: 050061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E-mail: hspul@163.com
印 刷: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: 457 千字
印 张: 23.5
版 次: 2008 年 4 月第 1 版
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302-1
定 价: 26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 录

contents

001

第一章·说不清楚的感情 /001

第二章·他问我还习惯吗 /009

第三章·谢谢他对我的好 /015

第四章·初次的安心依靠 /023

第五章·我变得不舒服了 /033

第六章·我是否偷偷喜欢 /037

第七章·可恶的情绪变化 /040

第八章·我和小淫送肖扬 /047

第九章·献血后的巧克力 /057

第十章·他为了女人打架 /063

第十一章·我听见我的心跳 /067

第十二章·我开始变得迷茫 /071

第十三章·他说他相信等待 /075

第十四章·心悸和性感含义 /080

第十五章·让我尴尬的糗事 /084

第十六章·偷吃饼干偷喝水 /091

第十七章·此地无银三百两 /093



目 录

contents

002



第十八章·我的心跳崩溃了 /098

第十九章·我听见心碎声音 /104

第二十章·我只想借酒浇愁 /109

第二十一章·我洗坏他的衬衫 /115

第二十二章·我承认我喜欢他 /119

第二十三章·原来只是个误会 /126

第二十四章·对于初恋的感觉 /130

第二十五章·他说他真喜欢我 /135

第二十六章·他说他忍不住了 /140

第二十七章·他开始向我摊牌 /143

第二十八章·爱的真实和虚无 /148

第二十九章·越喜欢就越介意 /154

第三十章·别人碰过我不要 /160

第三十一章·还在蔓延的疼痛 /174

第三十二章·为何我总要发疯 /178

第三十三章·拥抱时候的心跳 /181

第三十四章·佐佐木女友异常 /187

第三十五章·情感事重重纠结	/192
第三十六章·我们一天没吵架	/197
第三十七章·我们终于背靠背	/201
第三十八章·我问他我哪里好	/207
第三十九章·惹火的激情镜头	/211
第四十章·我感觉他的心跳	/215
第四十一章·我要彻底摊牌了	/220
第四十二章·放弃还是不开心	/225
第四十三章·这一次我生病了	/229
第四十四章·我没参加他决赛	/234
第四十五章·他说不碰可以吧	/242
第四十六章·一起度过的美好	/245
第四十七章·隔着玻璃的心跳	/249
第四十八章·我们间的玻璃门	/252
第四十九章·这一次绝不原谅	/256
第五十章·我成了英雄救美	/263
第五十一章·他说不能不看她	/27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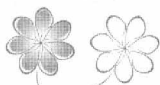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contents



第五十二章·做兄弟重新开始	/279
第五十三章·他祝我生日快乐	/283
第五十四章·换位思考好不好	/287
第五十五章·许小坏说嫉妒我	/296
第五十六章·三个人狭路相逢	/301
第五十七章·他对我说起过去	/308
第五十八章·都鼓励我去竞选	/313
第五十九章·我不习惯太亲近	/319
第六十章·他希望能亲近我	/321
第六十一章·对待男人的方式	/326
第六十二章·哪有这样恋爱的	/331
第六十三章·他和我分大小猫	/336
第六十四章·买内裤算是还钱	/343
第六十五章·问他我缺心眼吗	/349
第六十六章·他说要离开几天	/355
第六十七章·佐佐木情感变故	/359
第六十八章·失恋就像是阵痛	/363



第一章.说不清楚的感情

到傍晚五点多的时候,小淫还是没有起来,我一个人在客厅坐着发呆。

五点半多的时候,阿瑟带着小麦、元风、肖扬、陆风、饼小乐、平K还有大雄一起进来了,小麦耷拉着脑袋,好像很委屈的样子,阿瑟一个劲儿朝小麦嘟念着:这次都怨你,早就说了,让你注意,你就是不听,这下完了吧?

我奇怪地看着小麦和阿瑟:你们这是,怎么了?怎么了,阿瑟!

大雄摸着脑袋看着我:小淫呢?

我转头看了一下阿瑟的房间:还睡着呢。

小麦委屈地坐在我身边,我正想问小麦出什么事儿了,有人敲门,陆风回身开了门,进来的是佐佐木。我这个郁闷,早知道佐佐木不在,我就回自己房间了。

阿瑟气哼哼地坐到我对面:小麦,啊,早就跟你说了,考试的时候让你把英文写得清楚一些,你写得不清楚,我当然看不清楚了,我看不清楚,我怎么可能答对呢?

我看着阿瑟:你,英语不及格了?

阿瑟哼了一声:是啊,被挂了呗,靠,还得重新考。

原来阿瑟考英语的时候坐在小麦的后面,小麦已经尽量让阿瑟看了,但是阿瑟还是抄了个不及格,说是小麦的英语卷子上英文写得太小了,所以没有看清楚。

小麦嘟着嘴:十八,你说,英语卷子上的英文能写多大,我已经很用力地往大了写了,还埋怨我,谁叫阿瑟平时不好好学习了,考试的时候就抓狂。

阿瑟吊儿郎当地看着小麦:还狡辩,哼,看晚上睡觉我怎么收拾你!真寸,前些日子我还跟人家吹嘘说我从来没有被挂过考试的科目来着,这回就这么应验了,看来人啊,千万不能说大话,经验啊……

我看见小淫披着衣服从阿瑟的房间出来了,眼睛还是困倦的样子,小淫笑:阿瑟,你到底还是被挂了?也活该,就知道玩,你多少也要学点儿啊,四级你还没有过呢?告诉你,要是不过的话,毕业时没有学士学位了,你可要想好了。

阿瑟不耐烦地看着小淫:知道了。哎,你们不知道我不爱学习啊?大不了,下学期我也找个英语专业的人帮着我补习补习,对啊,我还没有英语专业的女朋友呢,要是找个英语专业的女朋友,不就省事儿了吗?既能谈恋爱,还能帮着我补习,就这么着了。哎,哎,元风,问问楠楠,她不是和英语专业的女生一个宿舍吗?帮着我介绍一个,英语要学得好些,样子稍微差一些也可以,以学业为主了这次……

我不满意地拿起一本书扔向阿瑟：你又想搞什么？老实待着吧你！让佐佐木给你补习，佐佐木英语六级都过了，补习你过个四级会成问题吗？又想害谁啊你？

阿瑟慌乱地接过书：十八，这你就不懂了，男女搭配，学着也不累。老佐给我补习了，累的时候我又不能抱着老佐，就算我肯，老佐也不肯，就算老佐肯，他女朋友也不肯啊？

元风笑着给了阿瑟一拳：行了你，越说越没谱儿了，老实告诉你，楠楠才不会帮着你，你就别做梦了。反正毕业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你要么靠你自己的本事去找一个英语专业的女朋友，要么就老老实实看书，然后考试，知道了吗？别说当兄弟的不帮着你，对感情，要认真一些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真诚的感情，别糟践别人的美好。哪像你和小淫，分手跟喝水似的，你俩就真的认为人家女生就不会伤心吗？伤心都会跟你们说吗？真是。

阿瑟无所谓地笑了笑，小淫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有点儿窘迫地看了我一眼。

元风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安静地听着。那一刻，我真的觉得元风是无比的美好，对感情那么专一，即使这个男生和自己无关，但是世界上有这样一个男生的存在，至少也是别的女生的美好和幸福。

可能我盯着元风的时间够久了，元风有些诧异地看着我，我慌乱地转过身，抓起桌子上的电话：我，我给我们宿舍打个电话……

电话是苏小月接的，听见是我，苏小月一副不乐意的口吻：哎，十八，昨天就知道我回来了，你怎么连个影子都没有？亏我还那么关心你，哼。

我跟苏小月解释说还有一些资料没有整理完，这两天都没有睡好。

苏小月在电话里面嘿嘿笑：算了，十八，我不跟你计较了，跟你说话让你开心的好事儿吧，记得感谢我啊。

然后苏小月说了一件事儿，我像是不相信地站着，有点儿发傻，而且傻得连表情都僵住了。我拿着电话：苏小月，你没有骗我吧，是真的吗？你这丫头平时说话最没有什么正经，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，不是涮我吧？

苏小月不乐意地在电话里面说：十八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啊？我在教务处看的，我骗你干吗，真是的。十八，你真是够拽的，体育达标的分数竟然和男生一样高，怕了你了，还不相信我？我就不兴做件好事儿了？

放下电话，我真是有些受不了了，小麦疑惑地看着我：十八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跟做梦娶了媳妇似的那么高兴啊？

我抑制不住地笑，甚至有些眉开眼笑：刚才，我们宿舍那个苏小月告诉我说她去教务处看成绩的时候，说是成绩全部下来了，我的，我的那个综合排序是第一，第一啊，说是可以吃一等奖学金来着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丫头骗我，我真是有些不相信。

阿瑟和佐佐木抬起头看着我：是吗？十八，你可是够厉害的。

我咽了下口水：先不要这么说，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？等确定之后再说吧。

元风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看着我：对了，十八，是真的，我今天下午去找学生会的老师的时候，去过一次教务处，我也看见了，我还想着要告诉阿瑟来着，后来就把这事儿忘了，没错，我看见了你的名字，那个叫什么小月的没有说错……

我眼巴巴地看着元风，这个消息从元风嘴里说出来远远要比苏小月说出来更具有诱惑力。我兴奋得有点儿不知所措，看着元风连话都不会说了，我感觉有人在我后面拽了我一下，我回头，看见是小淫，小淫咳嗽了一下，我不乐意地瞪了小淫一眼。

阿瑟笑：不错啊，不错，虽然说我英语挂了，但是十八有这么好的成绩也是好事儿，咱们这帮人中间还没有什么人吃过学校的奖学金呢！好像就是元风吃过一次二等奖学金，还是二百五十元，这个数字实在不好听，好像骂人似的。当然了元风怎么也不会是二百五来着，对不对？晚上我们好好聚聚，庆祝十八得了两个二百五，好不好？

大家开始笑，元风追过去给了阿瑟几拳：你才二百五呢！

肖扬朝我笑笑：十八，祝贺你。

我也笑：谢谢。

晚上这顿饭，在我的强烈要求下，是我第一次请别人吃饭。我早就想请阿瑟他们吃顿饭，他们给我的帮助，是无法用钱来计算的，所以不管他们怎么反对，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主张。友情，是没有办法还清的，但是，我能做到的就是略表自己的心意而已。

去厨房拿水果和可乐的时候，小淫跟了进去，我不高兴地看着小淫：哎，刚才，你干吗拽我啊？

小淫盯着我：十八，我是怕你一高兴，冲上去抱住元风也说不准。你抱我就那么回事儿了，元风可是很正经的一个男生，你不要吓到人家了。

我琢磨着小淫的话：哎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，元风是个很正经的男生，我就不正经了是不是？我怎么不正经了，就算我，就算我一高兴抱住了元风，那也是很正常的反应。我高兴啊，你的意思是我是不正经？

小淫愣了一下：也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呢，是很正经，但是人家元风已经有女朋友的人了，那得多尴尬啊！我就无所谓了，你总是要考虑清楚啊，是不是？

我嗤笑：是啊，反正阿瑟也说过你俩的名声臭了，所以什么也不介意呗？

小淫也笑：哎，十八，你还别这么说，这个名声呢，是别人说的，至于是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只有自己知道啊，别人说的，能有多少真的成分？

小淫顿了一下，看着我：十八，你下午睡好了吗？什么时候醒的。

我把洗好的苹果装到盘子里面：三点左右，不过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你也没有睡好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拖累你了。

小淫看着我笑：都说名声这个东西是别人说的，比如我做的这些好事儿，你要是出去宣传宣传的话，我的名声不就回来了吗？

我用胳膊撞了小淫一下：我才不会给你宣传呢，你想得倒美。

小淫皱着眉看着我：看看，就说嘛，别人只会传坏事儿，我做了好事儿怎么就没有人传呢？人性的自私啊，见不得别人好。

我洗苹果的时候，左手手腕处被我掐的淤青露了出来，小淫轻声说：十八，你真是个大傻瓜，干吗要把自己掐成这样？睡了就睡了，一天不做补习又不会饿死，你就这么忍心对你自己吗？

我放下苹果，看着自己那块淤青：那总不能拿了人家的钱，不尽尽职尽责吧。也没事儿，皮肉伤，过一阵子就好得差不多了，又不是内伤，不碍事。

小淫端过苹果，看着我：十八，晚饭后我去买瓶白酒，把这个地方的淤青揉开了就好了，不然会疼好久，越是不碰就越是疼，硬伤都是这样。

我看着小淫的眼神：哎，你干吗？你是不是对我太好了？这样好像不大好吧？

小淫温和地笑了：有什么不大好的，我们是兄弟嘛，当然要对你好了，佐佐木生病的时候，我还二十四小时在床边守着呢？后来佐佐木好了之后抱着我一个劲儿感动，说这个世界除了他爹妈就是我对他好了，嘿嘿，鼻涕眼泪搞了我一身。真是，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，那个场面才叫壮观，搞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，弄得我心里也眼泪汪汪的。你别看佐佐木那个斯文的样子，哭的时候可难看了，比你难看一百倍还多，真的。

我也笑了，推了小淫一下：出去吧你，小麦要可乐要了很久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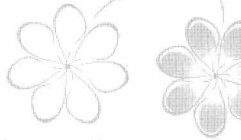
拉开厨房的门，肖扬倚着门框，叼着烟，默默地看着，眼神从小淫身上转到我的身上。小淫转头看了我一下，有些尴尬，肖扬笑了一下：没事儿，刚才想起要到厨房拿点儿辣椒油来着，没事儿，你们先出来，我进去找找，上次吃完之后也不晓得被我放到什么地方了。

肖扬低着头擦身穿过我和小淫身边，进了厨房。

客厅里面热热闹闹的，我打电话从餐厅里面叫的菜都送了过来。阿瑟正在跟饼小乐吹嘘着什么，很不忿的样子，饼小乐的眼神一愣一愣的，估计是被阿瑟说的什么镇住了。大雄好像也和元风说什么，元风一边点头一边做着手势，陆风、小麦、平K三个人正围着电脑，好像在玩什么游戏，我听见小麦的声音：好，好，赢了，耶！

佐佐木在沙发上，翻着小淫买的什么计算机书看着，我拍拍佐佐木，让他叫师姐也过来，佐佐木不好意思地笑：十八，不用了，她不习惯这么多人，也说不上话。

我刚想再说什么，大雄喊我，我回头，大雄疑惑地看着我：十八，是易名找你，易名怎么知道你在这儿？



我窘迫地接过电话。

易名说：十八，我给你宿舍打过电话，她们说你还没有搬回去。

我说：是，最近有些忙，所以还没有搬回去。

易名说：十八，今天，我想跟你解释一下，就是方茵茵的事儿。

我说：你们和好了是一件挺不错的事儿，大雄也在这儿，你要不要来这儿一起吃个饭？

易名说：不用了，十八，我吃过了。

易名迟疑地说：十八，你是不是跟小淫谈恋爱了？

我说：没有的事儿，就是大家关系挺好的。

易名说：十八，你也知道那个小淫，比较花心，女朋友没有数儿，跟着他你会受到伤害的。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，没有别的什么事儿。

我没有马上说话，我会受伤？是，我受过伤，但是至少目前不是小淫带给我的，是你，是你易名带给我的，不管是硬伤还是内伤，你都给过我，不是吗？你不花心也没有N多的女朋友，可是易名你是最先给了我伤害的人，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提醒我呢？

我淡淡地在电话里面说：没事儿，我这人命不怎么样，不该受的伤自己都愣往上撞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

易名没有再说话，只是简单地说了句：十八，等开学之后，我们再慢慢聊，不耽误你吃饭了。

挂了电话，我哼了一声，转头看见小淫一边咬着苹果一边盯着我看。

吃饭的时候，肖扬又喝醉了，没有谁灌他酒，他自己把自己灌醉了，中间的时候小淫拽了肖扬一下：哎，肖扬，你少喝点儿。

阿瑟叼着烟看了小淫一眼：小淫，你别管，你让肖扬喝，没有几天就毕业的人了，难道喝点儿酒还不行吗？

我有点儿担心地看着肖扬，我知道不被喜欢的那种寥落，有时候需要和被需要，或者喜欢和被喜欢都是一种可以让人感觉到快乐的东西，虽然没有形状，但是会被记在心里。对于不被自己喜欢的人，始终是无能为力的，无能为力到苍白，就好像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下，自己连伸手去扶着的力气都没有。如果说感情是一种活着，那么没有感情就是一种死亡，那么对一个人没有感情的时候，就只能看着对方的感情慢慢死掉，尽管残忍，但是只能这么残忍。

肖扬笑着推了小淫一下：你小子，哼，你小子才，才不是东西呢。

小淫没有说话，肖扬转头看着阿瑟：是不是，阿瑟，小淫才不是东西呢，我跟你们说，他……

小淫突然拽过肖扬的胳膊：肖扬，你要是想喝酒，好，兄弟我陪着，喝到醉，喝到吐，喝到你想打我一顿都可以，但是不要扯到别人身上，别人不欠你，也不欠我，知道吗？

陆风和大雄拉开小淫的手：小淫，你干什么，你疯了，肖扬醉了，你让着他点儿。

小淫的手放开肖扬，但是眼睛一直盯着肖扬，肖扬突然笑了一下，但是笑得不大自然。

阿瑟看了我一眼，重新点了一支烟，没有说话。我咬着勺子，有点儿犯傻地看着眼前的事儿，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

肖扬转过头，没有什么表情地看着我：十八，我今晚想和你喝酒，行不行？行，你就说行，不行，你就说不行，除了这个答案，我不想听任何别的字眼儿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本来想说晚上还要整理资料，但是这些话噎在我的喉咙里，我有点儿说不出来，我咽了下口水：行，我和你喝酒。

肖扬没有表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：十八，其实我知道你想说不行，对不对？晚上这么多人呢。就算我喝醉了，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了，所以你用不着担心，是不是小淫？

肖扬笑着回手给了小淫一拳，小淫低着头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动。我看见元风诧异地看着阿瑟，眼神中带着疑惑，阿瑟叼着烟，用眼神掠过我和肖扬，朝元风点点头。

其实肖扬已经醉了，所以不用和他喝多少，他就支撑不住了，只是一般喝醉的人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是醉的，而是比不醉的人还能逞强。

肖扬已经摇晃的时候，拿着一杯酒，笑嘻嘻地看着我：十八，我没有喝醉，我现在还能看清你的脸，真的，还能看清楚阿瑟的，阿瑟还是一个脑袋，是不是阿瑟？

阿瑟低声朝我笑：靠，就是肖扬喝醉了，我还是一个脑袋，他看我几个脑袋我就几个脑袋吗？不靠谱儿。

我忍着笑，看着肖扬：我知道你没有醉，他们都知道，慢慢喝，有很多酒的。

肖扬把杯子里面的酒一口喝光了，哧哧地笑：十八，你知道我现在最想说什么吗？

我喝了一口酒：我猜不到，你最想说什么？

肖扬往桌子前靠近了一下，接着笑：十八，我最想说的就是……

肖扬呼了一口气，用很大的声音说：十八，我喜欢你，真的喜欢你。第一次看见你和平K喝酒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你了……

我一慌，手里的酒杯掉了下去，旁边的元风眼疾手快地抓住，啤酒洒了元风一身，但是杯子没有掉到地上，没有听到玻璃碎的声音。

我抬头，看见肖扬哧哧笑：十八，我说完了，你有没有听清楚？

我尴尬地看着阿瑟，阿瑟朝肖扬招手：哎，肖扬，大家都听见了，你坐下，坐下说。小淫，你扶着肖扬坐下，小心摔倒了。

小淫一手抹着脸，把手握成拳头，放在嘴边，轻轻敲着，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听见阿瑟说什么似的。陆风按着肖扬坐下，肖扬不乐意地看着陆风：你干什么？我说过我没有醉，我呢？

肖扬转过脸，看着我笑：我呢，其实什么都记着，还有一次我喝多了，十八开了门，我抱住了十八，我告诉十八我不想跟她做兄弟。尽管十八事后不承认那回事儿，但是我记着呢，记得很清楚，我不会像易名那样，什么都会忘了，那个小子才不是东西……

肖扬盯着我：十八，你，你说，你说啊，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，你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，你说，要么喜欢，要么不喜欢，别的都是屁话，没有一点儿作用。我马上就要实习了，你给我一句实话好不好？就一句实话而已，省得我老是会去想你分给我的那一半的牛肉炒饭，整天地想，我也很累，你就给我一句狠话，让我痛快点儿好不好？你不是很男人吗？

我咬着嘴唇，阿瑟用脚踢了踢我，我无奈地看着肖扬，一句对不起真的很想脱口而出，我忍住，我吐了一口气：肖扬，我，我实在是……

肖扬开始在我面前晃着手，苦笑：十八，其他的都不用说，只说喜欢我，还是不喜欢我。我智商不够用，只能听明白这几个字，其他的字我听不懂。

我抿抿嘴唇：好，我说，我不喜欢，真的不喜欢，真的不喜欢你。

肖扬嗤笑了一下，坐下，用手撞了一下小淫：哎，你听清楚了吗？十八说她不喜欢我。

小淫皱着眉，拿开肖扬的手：肖扬，你醉了。

元风摇摇头，用面巾纸擦着身上的啤酒，阿瑟掐了烟，看着肖扬：哎，肖扬，差不多就行了，今天是人家十八高兴，十八得了综合排序第一，你别太不靠谱儿了。

肖扬笑：阿瑟，你放心，我不会难为人，我都说自己没有喝醉了，你还不相信吗？

陆风和饼小乐站起来，看着阿瑟：阿瑟，我们也吃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和肖扬一起回学校了。你们慢慢吃，肖扬，该回去了，走吧。

陆风扶起肖扬，肖扬点点头：回去吧，也没有什么事儿了。

肖扬转头看着我：十八，我回学校了，今天晚上谢谢你的酒，我喝得很好，真的。

我尴尬地站起来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饼小乐开了房间门，陆风和肖扬并肩往外走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肖扬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想说什么，但是没有说出来，摇摇头，出去了，陆风带上了门。

元风叹了口气：感情的事儿，最是说不清楚，有情的一方为难，没有情的一方也跟着为难。肖扬为难，十八也跟着为难，真是，不好办。

我心里一热，发愣地看着元风，小麦喝了一口可乐，嘟着嘴：有什么为难的，我就没有感觉有什么可为难的？

阿瑟重新点了一支烟，瞪了小麦一眼：你一个小屁孩儿，你知道个屁啊？喝你的可乐

吧你。

晚上,小淫去楼下买烟的时候,买了一小瓶白酒,上来后说要给我把左手腕处的淤青揉开。阿瑟喝了酒,早早睡了,小麦看了一会儿漫画书,也说困了,回去和阿瑟一起睡了。

我看着左手腕的淤青:不用吧,这么费事儿?

小淫叼着烟:十八,你不懂,淤青的地方其实就是血脉不通造成的,揉开了就没有事儿了,来,伸过来。

我伸出手腕,小淫把白酒倒在他的手心,然后又把我的左手腕抹了一下。空气中弥漫着白酒刺鼻的味道,小淫的掌心按住我的手腕,这个男生和女生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管女生多有力气,在最瘦的男生面前也照样占不到什么便宜。

小淫低着头:十八,肖扬今天有些失态,你别往心里去,他快要毕业了,心情不爽也是事实。

我忍着疼:不会的,我就是觉得自己挺对不住他的,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事儿。

小淫叹了口气:感情的事儿,最怕就是两个人中一个人有意,另一个人无动于衷来着。

小淫重新往手里倒了些白酒,看了我一眼:对了,易名又找你,什么事儿啊?

我哼了一声,笑:哎,易名这个人,我发现他有点儿,有点儿说不清,今天你猜他说什么?他提醒我离你远点儿,说你呢,女朋友无数,数都数不过来,说是要是跟你谈恋爱,会很受伤的,让我小心点儿你。怎么样,你还没有怎么说他坏话呢,他把你损的。哎,你干什么?杀人啊?

小淫的手不知道怎么突然用了很大的劲儿,小淫哼了一声:哎,他还是男人吗?就算关心你也用不着这么损人啊?我是不怎么样,可是至少我不会让你去替我挨一酒瓶子,然后还把这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?靠,什么人啊?哎,对不起,我一生气用劲儿了。

小淫突然盯着我:十八,要不咱俩谈恋爱,怎么样?气气他,怎么知道别人就处不好?

我推了小淫一下,嗤笑:哎,为别人一句话赌气,像什么话?别逗了你。

小淫把白酒瓶子盖儿盖上,看着我笑:谁叫他这么损别人来着?再说了,我也不错啊,长得帅,还会做饭做菜,还有就是脑子够用啊?不缺心眼,这是关键啊。

我把手腕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,白酒的味道还真是浓,刺鼻得很,我抬头看着小淫:哎,我睡觉的时候,看见你那个呼机了,我那天呼你的信息,你怎么还没有删啊?我想给你删了来着,但是我不大会用那个功能。

小淫把白酒瓶子放到旁边:是吗?我不记得了,忘了删了吧?

我转动几下手腕,好像不怎么疼了:哎,小淫,开学后,你把你那个女朋友领来让我

们看看呗，我看看是什么样的女生让你动了心思了。元风今天还说你和阿瑟了，元风说那个话的时候还真是，还真是看着帅啊，人帅，又专情，楠楠真是好命……

我有点儿流口水的嫌疑，我摆正姿势，装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：那，小淫，你看啊，元风晚饭时说：哎，感情的事儿，最是说不清楚，有情的一方为难，没有情的一方也跟着为难，肖扬为难，十八也跟着为难，真是，不好办啊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帅的样子？

小淫嗤笑，用手拍了我一下：切，十八，你怎么就迷元风啊？元风帅跟你有关系吗？真是，越是不实际的事情，你好像越是上瘾。

我叹了口气：其实，元风没有说错，感情的事儿，确实是这样，最怕就是相关的两个人之间，一个有情一个无意，纠缠起来，不管怎么样，两个人都为难。比如说肖扬，我也为难，我只想选择一个伤害程度最小的词语告诉他，我想说对不起或者我很抱歉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伤害都是一定的了，不可能减少到零的。

小淫摸摸脑袋，看着我嘿嘿笑，我奇怪地看着他：哎，你笑什么？这么正经的话题，你还笑？

小淫眯着眼睛看着我：十八，你说小意和你挺有缘分的，他七岁的时候就抱过你了，所以你印象深刻，我也抱过你啊，你忘了？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抱住你了，而且还抱着你转了好几圈来着，你不记得了？我们也有缘分啊？

我尴尬地看着小淫：你还有脸说，你们根本就是不同的。

小淫板着脸：有什么不同啊，都是抱着你了，你想要赖不成？

我气哼哼地看着小淫：当然不同了，小意七岁的时候抱着我，人家怎么也不撒手，你呢，你是抱着我了，也确实抱着我转了几圈，可是你不仅撒手了，而且还把我甩了出去，生怕摔不死我似的，我欠你的了？能一样吗？你自己说说？还有脸说，我一个星期在床上都不能正面朝上好好躺着，哼。



第二章.他问我还习惯吗

第二天小学生的家教结束后，小学生的妈妈说小学生开学之后刚开始的两个月不用天天补习了，只要每个周末补习一天就可以了，等快要考试的时候再逐渐增加补习时间吧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我觉得这个寒假的强度已经达到了我的极限。

高中生家长始终没有给我电话，我知道这个差使是泡汤了。

苏小月没有骗我，上学期的综合排序我真的是第一，另外，还可以多吃一份优秀生的奖金，不多，但是对我而言已经是很多了。

苏小月和嘟嘟帮着我东西搬回宿舍了，阿瑟看着我笑：十八，这里始终是你的娘家，记得常回来哈，你一回学校，还不大习惯呢吧？

小淫也说：十八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慢慢搬呗，学校也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。

搬回去的当天，我就没有睡好，怎么也睡不着，把上铺的苏小月惹得也没有睡好。苏小月皱着眉说：十八，你干什么呢？一个晚上能烙一千张饼了。

我也苦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睡不着，反正就是看着什么都陌生。我很奇怪，我住了好几个月的宿舍床板怎么突然变得陌生了呢？我开始想念阿瑟房间里熟悉的感觉，有电脑屏幕，还有屏幕上的静电，有小麦，有阿瑟，还有小淫，我甚至开始怀念自己抽烟的味道。我挠着头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来着，围着被子坐在床上发呆。

第二天，忙着新学期的事情，领教科书，通知这个学期的课程表还有上课的教室，还有通知被挂科的学生去交补考费。

忙完了这些事情，我不知不觉中，竟然走到了阿瑟的房子前。这真是让我感觉很奇怪的事情，我竟然都没有反应地走到了阿瑟的房子前，站在三楼门口的时候，我才想起来自己怎么就来了呢？我摸摸口袋拿出钥匙，轻轻开开门，推开门的一瞬间，我看见小淫坐在电脑屏幕前，叼着烟发着呆。小淫转头，看见我，表情开始惊讶：十八，你，你怎么来了？

小淫嘴里叼着的烟掉到了地上，我苦笑：我也不知道啊，慢慢就走来了，小麦和阿瑟呢？怎么房间就你一个人？

小淫拿了把椅子让我坐下：阿瑟又有约会了，小麦回宿舍收拾了，这几天也要搬回去。

我看着自己手里的房间钥匙：你不搬回去吗？

小淫重新点了支烟：也，也想搬来着，但是，好像住这里习惯了，回去不大习惯了。原来还帮着你打字，现在不用帮你打字了，好像少了什么似的。十八，搬回去你习惯吗？

我摇摇头：也不习惯，昨晚都没有睡好，苏小月说我已经烙了一千张饼了，真是，一换地方就不习惯。

小淫出神地看着我：十八，你……

我奇怪地看着小淫：我怎么了？

小淫摇摇头，没有说话，我看着小淫手里的烟，开始手痒：哎，我好几天都没有吸烟了，真是够难受的，你干吗偏要在我面前吸烟？

小淫露着酒窝，笑：十八，你想抽烟就直接说，干吗这么吞吞吐吐的，一点儿也不爽快，不像你啊。

我瞪了小淫一眼：你也真是的，明明知道我这个寒假都学坏了，就不会主动给我一